诗经

《诗经》为殷周诗歌集，凡三百零五篇，另有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。其创作时间上可溯至殷商，下可达春秋中叶，约于前六世纪编订成书。其作者包括社会各个阶级人士，大多不可考矣。《诗经》的编订，有献诗、采诗、删诗之说。史载周代公卿列士献诗，以颂美或讽谏，或为《诗经》起源。汉代流行采诗之说，称周代设采诗之官，收集民间诗歌，献于朝廷，以知民风，却难以证实。又有传说称孔子删选《诗经》，并不可信。

《诗经》分风、雅、颂三类。风又称国风，为各地的诗歌，凡十五国风。雅为朝廷正乐，分为大雅和小雅。颂为宗庙祭祀之乐，分为周颂、鲁颂、商颂。鲁颂歌鲁僖公，为春秋中叶的作品。商颂则为殷商中后期的作品，为《诗经》中最为古老的篇章。

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，《诗经》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，广泛流行于各国，在政治、外交中发挥作用。诸侯大夫往往赋诗言志，以诗酬酢应答。如《左传》定公四年载申包胥乞秦师，秦伯赋《无衣》，秦兵乃出：

初，伍员与申包胥友。其亡也，谓申包胥曰：「我必复楚国。」申包胥曰：「勉之！子能复之，我必能兴之。」及昭王在随，申包胥如秦乞师，曰：「吴为封（即大）豕长蛇，以荐食（屡次侵食）上国，虐（侵害）始于楚。寡君失守社稷，越（流亡）在草莽。使下臣告急，曰：『夷德无厌，若邻于君，疆场之患也。逮吴之未定，君其取分焉。若楚之遂亡，君之土也。若以君灵抚之，世以事君。』」秦伯使辞焉，曰：「寡人闻命矣。子姑就馆，将图而告。」对曰：「寡君越在草莽，未获所伏（安身之地）。下臣何敢即安？」立，依于庭墙而哭，日夜不绝声，勺饮不入口七日。秦哀公为之赋《无衣》，九顿首而坐。秦师乃出。

《无衣》出自秦风，为同仇敌忾、共御外侮的战歌，颇为慷慨激昂：
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。与子同仇！  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泽。王于兴师，修我矛戟。与子偕作！  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裳。王于兴师，修我甲兵。与子偕行！

秦伯赋此诗，以示与楚同仇（吴）。又如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载驹支不屈于晋：

十四年春，吴告败于晋。会于向，为吴谋楚故也。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，以退吴人。执莒公子务娄，以其通楚使也。将执戎子驹支。范宣子亲数诸朝，曰：「来！姜戎氏！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，乃祖吾离被苫盖，蒙荆棘，以来归我先君。我先君惠公有不腆（音舔，上声，即多）之田，与女剖分而食之。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知昔者，盖言语漏泄，则职（主要）女之由。诘朝（明天）之事，尔无与焉！与将执女！」对曰：「昔秦人负恃其众，贪于土地，逐我诸戎。惠公蠲（音捐，阴平，显示）其大德，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，毋是翦弃。赐我南鄙之田，狐狸所居，豺狼所嗥。我诸戎除翦其荆棘，驱其狐狸豺狼，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，至于今不贰。昔文公与秦伐郑，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，于是乎有殽之师（《左传》载：僖公三十年，秦晋围郑，郑人烛之武说秦以利害，秦与郑盟，驻兵协戍而退，晋亦收兵。僖公三十二年，秦出兵袭郑，以协戍郑之兵为内应。僖公三十三年，秦师过周，郑贾弦高假君命犒师，遣使告郑，郑驱协戍秦人。秦偷袭不成，灭滑而还。经殽，晋师败之。）。晋御其上，戎亢其下，秦师不复，我诸戎实然。譬如捕鹿，晋人角之，诸戎掎（音几，上声，拉住）之，与晋踣（同扑）之。戎何以不免？自是以来，晋之百役，与我诸戎相继于时，以从执政，犹殽志也。岂敢离逖？今官之师旅，无乃实有所阙，以携诸侯，而罪我诸戎！我诸戎饮食衣服，不与华同，贽币不通，言语不达，何恶之能为？不与于会，亦无瞢焉！」赋《青蝇》而退。宣子辞焉，使即事于会，成恺悌（和乐平易）也。

襄公十三年楚共王薨，吴乘丧侵楚，反败。襄公十四年春，吴告败于晋，乃有向之会。时晋已不复昔日富强，攻楚无必胜把握。故范宣子以吴乘丧侵楚，不合于礼为由，不愿出兵，却又需要维持晋国盟主威严，便拿驹支开刀，强加罪名，欲杀鸡给猴看。驹支据理力争，不损先君恩德却又不蒙不白之冤。最后赋小雅《青蝇》：

营营青蝇，止于樊。岂弟君子，无信谗言。

营营青蝇，止于棘。谗人罔极，交乱（作乱，为祸）四国。

营营青蝇，止于榛。谗人罔极，构（陷害，离间）我二人。

将范宣子的指责归于听信谗言，还顺道吹了范宣子的牛皮（恺悌君子）。范宣子倒也借坡下了。

此外，亦有引《诗经》以说理，但多为断章取义。如《左传》载宣公二年士季谏晋灵公：

人谁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诗曰：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’夫如是，则能补过者鲜矣。君能有终，则社稷之固也，岂惟群臣赖之。又曰：‘衮职有阙，惟仲山甫补之。’能补过也。君能补过，衮不废矣。

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出自大雅《荡》，本为讽刺朝政朝令夕改，此处用于劝谏君王坚持补过。现在也用于劝诫人们做事要坚持到底，可谓《诗经》断章取义之典型。“衮职有阙，惟仲山甫补之”出自大雅《烝民》，本是借颂仲山甫之贤明，美天子之亲贤，此处亦用于劝谏。

**《诗经》的内容**

《诗经》内容广泛，大部分篇章可划分入下几类。

祭祀诗多见于大雅和颂，其内容为歌颂祖先德业、叙述部族历史。如周颂《维天之命》：

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。于乎不（同丕，大）显，文王之德之纯。  
假（同嘉）以溢我，我其收之。骏惠（骏同驯。骏、惠皆为顺从）我文王，曾孙笃（笃行）之。

首章歌文王纯德，后训诫后人，当遵其道。

此外颇为值得注意的是大雅中的周部族诗史，叙述周人一步步壮大，最终取代殷商的历程：《生民》写后稷出身及其功德；《公刘》为公刘率领族人由邰迁至豳；《绵》叙古公亶（音胆，上声）父率族人由豳至歧，创业立国并兼叙文王事迹；《皇矣》记太王（古公亶父）、王季德业及文王伐崇、密之事；《大明》先历数王季、文王、武王之出身，后写牧野伐殷之事。

周以农业立国。《诗经》中亦有诸多农事诗。其中以豳风《七月》规模最为宏大：

七月流火（音会，上声。星宿名，七月偏西向下，故称流火）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（十一月的第一天，后文二之日同理）觱发（音壁伯，去声，阴平，大风声），二之日栗烈。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。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举趾。同我妇子，馌（音叶，去声，送饭）彼南亩，田畯（农官）至喜。

　　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春日载（开始）阳（温暖），有鸣仓庚（鸟名）。女执懿（深）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春日迟迟（即白天长），采蘩祁祁（多）。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。

　　七月流火，八月萑（音环，阳平。收割）苇。蚕月（三月）条（修剪）桑，取彼斧斨，以伐远扬，猗（牵引）彼女桑。七月鸣鵙（音局，阳平。伯劳），八月载绩。载玄（黑色）载黄，我朱孔阳（鲜明），为公子裳。

　　四月秀（开花）葽（音要，阴平。植物名），五月鸣蜩。八月其获，十月陨箨（音托，去声）。一之日于貉，取彼狐狸，为公子裘。二之日其同（聚集），载缵（音钻，上声）武功，言私其豵（音纵，去声。小猪），献豜（音间，阴平。大猪）于公。

　　五月斯螽（音中，阴平）动股，六月莎鸡（纺织娘）振羽，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穹（清除）窒（堵塞）熏鼠，塞向（朝北的窗户）墐（音近，去声。用泥涂抹）户。嗟我妇子，曰为改岁，入此室处。

　　六月食郁（植物名）及薁（音域，去声。野葡萄），七月亨（同烹）葵及菽，八月剥（同扑）枣，十月获稻，为此春酒，以介（乞求）眉寿（长寿）。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（葫芦），九月叔（拾）苴（音据，阴平。秋麻籽），采荼薪樗（音出，阴平。臭椿），食我农夫。

　　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。黍稷重（种）穋（音路，去声。谷物名），禾麻菽麦。嗟我农夫，我稼既同，上入执宫功（事务）。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綯（音陶，阳平。绳子）。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。

　　二之日凿冰冲冲（拟声词），三之日纳于凌阴。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。九月肃霜，十月涤场。朋酒斯飨，曰杀羔羊。跻彼公堂，称彼兕觥，万寿无疆。

全诗叙述农夫一年间的劳动，倾诉农夫所遭受的剥削压迫，夹杂着劳动人民的哀怨和悲叹，又透露着精神的麻木。

此外，《诗经》中亦有记述和农业相关的政治、宗教活动。春，天子亲率诸侯公卿耕于藉田，行祈谷典礼。如周颂《噫嘻》纪载典礼：

噫嘻成王，既昭（同招）假（同格，即至）尔。率时农夫，播厥百谷。骏（同畯，田官）发尔私（农具），终（土地单位，纵横长约三十里）三十里。亦服（配合）尔耕，十千维耦。

秋季则举行报祭典礼，庆祝丰收。如周颂《丰年》：

丰年多黍多稌（音涂，阳平。谷物名），亦有高廪，万亿及秭（音紫，上声。十亿）。为酒为醴，烝（献）畀（音必，去声。给予）祖妣（男女祖先）。以洽（配合）百礼，降福孔皆（普遍）。

燕飨诗反映上层贵族之和谐，以宴会发挥亲亲之道、宗法之义，增强宗族之间的关系。其中的仪式体现礼的规则和人内在的道德规范。燕飨诗赞美温文尔雅、谦恭有礼的彬彬君子，颂扬守礼有序、宾主融洽的关系。如小雅《鹿鸣》：

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将。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  
 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蒿。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。视民不恌（同佻），君子是则是效。我有旨酒，嘉宾式燕以敖（同遨，嬉戏）。  
 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芩。我有嘉宾，鼓瑟鼓琴。鼓瑟鼓琴，和乐且湛（深厚）。我有旨酒，以燕乐嘉宾之心。

此外，亦有抨击无礼失德之徒的诗篇。如鄘风《相鼠》，痛骂无礼之人，其直接露骨为中国文学所罕见：

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！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  
相鼠有齿，人而无止！人而无止，不死何俟？  
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，人而无礼！胡不遄死？

西周中叶以后，周室衰微，朝纲废弛，政治黑暗，社会动荡。在这一背景之下，产生了诸多怨刺诗。“怨”为哀怨，感叹自身遭遇，担忧国家命运；“刺”为讽刺，即针砭时政，反映社会弊病。如大雅《荡》，首章直接指责周王暴虐，政令无常，后借文王斥责殷商讽谏：

荡荡（放荡无礼）上帝，下民之辟（君王）。疾威（暴虐）上帝，其命多辟（邪僻）。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谌（音陈，阳平。诚信）。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

文王曰咨（感叹词），咨女殷商。曾是（怎么这样）彊御（强横凶暴）？曾是掊克（敛聚。掊，音剖，阳平）？曾是在位？曾是在服（位）？天降滔（同慆，放纵不法）德，女兴是力。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而（同尔）秉（任用）义类，彊御多怼（怨恨）。流言以对。寇攘（像盗贼一样掠取）式内（朝内）。侯（于是）作侯祝（作、祝，皆为诅咒），靡届靡究（无穷无尽）。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女炰烋（同咆哮）于中国。敛怨以为德。不明尔德，时无背无侧（不知有人背叛）。尔德不明，以无陪（辅佐之臣）无卿。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天不湎（沉湎）尔以酒，不义从（听从）式（任用）。既愆（音千，阴平。过错）尔止（容止）。靡明靡晦。式号式呼。俾昼作夜。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如蜩如螗，如沸如羹。小大近丧，人尚乎由行。内奰（音壁，去声。愤怒）于中国，覃（音谈，阳平。延及）及鬼方。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匪上帝不时，殷不用旧。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曾是莫听，大命以倾。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人亦有言：颠沛（跌扑，树木倒下）之揭，枝叶未有害，本实先拨（败）。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

小雅《小旻》则讽刺统治者昏庸，作者面对国事焦虑万分：

旻（音民，阳平）天疾威，敷于下土。谋犹（谋划）回遹（邪僻。遹，音域，去声），何日斯沮（音举，上声。停止）？谋臧（音赃，阴平。好）不从，不臧覆用。我视谋犹，亦孔之邛（音穷，阳平。毛病）。

潝潝（音戏，去声。小人同党相和之状）訿訿（音紫，上声。小人异党相毁之状），亦孔之哀。谋之其臧，则具是违。谋之不臧，则具是依。我视谋犹，伊（推）于（到）胡底（地步）。

我龟既厌，不我告犹。谋夫孔多，是用不集（成就）。发言盈庭，谁敢执其咎？如匪（彼）行迈（走路）谋，是用不得于道。

哀哉为犹，匪（非）先民（古贤人）是程（效法），匪（非）大犹（大道）是经（遵守）。维迩（音尔，上声，无远见）言是听，维迩言是争。如彼筑室于道谋，是用不溃（同遂，成功）于成。

国虽靡止（礼），或圣或否。民虽靡膴（音五，上声。富裕），或哲或谋，或肃或艾（有治国才学）。如彼泉流，无沦胥（衰败）以败（腐坏）。

不敢暴虎（空手打虎），不敢冯河（徒手渡河。冯，音平，阳平）。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战战（恐惧）兢兢（谨慎）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

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对家国渐倾颓的担忧，而风中的怨刺诗则多犀利辛辣地讽刺、揭发统治者的暴行。如魏风《伐檀》讽刺不劳而获、无功受禄：

坎坎（拟声词）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（水边）兮。河水清且涟猗。不稼（播种）不穑（音色，去声。收获），胡取禾三百廛（音缠，阳平）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（同悬）貆（音环，阳平。兽名）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  
 坎坎伐辐（车轮辐条）兮，置之河之侧兮。河水清且直猗。不稼不穑，胡取禾三百亿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特（大号野兽）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食兮！  
 坎坎伐轮兮，置之河之漘（音纯，阳平。水边）兮。河水清且沦猗。不稼不穑，胡取禾三百囷（音群，阴平）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鹑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飧（音孙，阴平。吃饭）兮！

末句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飧兮”显得阴阳怪气，可谓蔫坏损，足见讽刺之辛辣。又如魏风《硕鼠》，讽刺统治者贪得无厌，压榨劳动人民：

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！三岁贯（同宦，侍奉）女，莫我肯顾。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（于是）得我所。  
 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麦！三岁贯女，莫我肯德。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国。乐国乐国，爰得我直。  
 硕鼠硕鼠，无食我苗！三岁贯女，莫我肯劳。逝将去女，适彼乐郊。乐郊乐郊，谁之永号？

陈风《株林》更是讽刺时事，嘲讽陈灵公及其臣孔宁、仪行父与夏御叔之妻夏南通奸：

胡为乎株（夏御叔之封地）林（郊野）？从夏南！匪适株林，从夏南！

驾我乘马（马高六尺以上者为马，系国君乘骑），说于株野。乘我乘驹（马高五尺以上，六尺以下者为驹，为臣所乘骑），朝食于株！

前引《相鼠》痛骂无礼之辈，或亦可归为怨刺诗。

《诗经》中的战争诗，部分反映天子、诸侯的武功，写得斗志昂扬、情绪乐观。如前引《无衣》。又如小雅《采芑》写方叔伐荆蛮之事，突出军队车马之威、军容之盛、号令严明、赏罚有信，荆蛮闻风丧胆，皆来请降：

薄言（语气词）采芑（野菜名），于彼新田（田一岁为菑，二岁为新田），呈此菑（音兹，阴平）亩。方叔涖（音立，去声。临）止，其车三千。师干之试（演习），方叔率止。乘其四骐，四骐翼翼（整齐严谨）。路车（大车）有奭（音使，阴平。红色涂饰），簟茀（音店服，去声，阳平。车后的竹帘）鱼服（鲨鱼皮装饰），钩膺（铜饰马胸带）鞗革（鞗，音条，阳平。鞗革，皮革制缰绳）。  
 薄言采芑，于彼新田，于此中乡（即乡中）。方叔涖止，其车三千。旂旐（音奇赵，阳平，去声。画有龙蛇的旗帜）央央（飘扬状），方叔率止。约軧（音奇，阳平。约軧，以皮革装饰的车轴连接车轮处）错衡（带花纹的战车扶手），八鸾（鸾铃）玱玱（音枪，阴平。金玉碰撞声）。服（穿）其命服（礼服），朱芾（音符，阳平。皮制衣物，类似围裙）斯皇，有玱葱（翠绿）珩（音横，阳平。佩玉）。  
 鴥（音域，去声。鸟疾飞状）彼飞隼，其飞戾（音立，去声。到达）天，亦集（群鸟栖息于书上）爰止（停止）。方叔涖止，其车三千。师干之试，方叔率止。钲人（钲，音蒸，阴平。钲人，负责击鼓的官员）伐鼓，陈师鞠（训告）旅。显允（高贵英伟）方叔，伐鼓渊渊（击鼓声），振旅阗阗（音田，阳平。拟声词）。  
 蠢尔蛮荆，大邦为仇。方叔元老，克（能）壮（光大）其犹（谋略）。方叔率止，执讯获丑（俘虏）。戎车啴啴（音贪，阴平。兵车行走声），啴啴焞焞（音吞，阴平。车马众多状），如霆如雷。显允方叔，征伐玁狁（音闲云，上声，上声。古代少数民族），蛮荆来威。

中国古代崇德尚义，重文德教化，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理想。故此类战争诗往往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，而是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威慑。

另一方面，中国素来以和为贵。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深刻的苦难，故更多的战争诗表现的事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。如小雅《采薇》，系出征将士归途所赋：

采薇（野菜名）采薇，薇亦作（冒出地面）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莫（同暮，年终）止。 靡室靡家，猃狁（音闲云，上声，上声。少数民族）之故。不遑（闲暇）启居（休息），猃狁之故。  
 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。曰归曰归，心亦忧止。 忧心烈烈，载饥载渴。我戍未定，靡使归聘。  
 采薇采薇，薇亦刚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阳（农历十月）止。 王事靡盬（音骨，上声。结束），不遑启处。忧心孔疚（痛苦），我行不来（不让回家）！  
 彼尔维何？维常（植物名）之华（花）。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车。 戎车既驾，四牡（音木，上声。雄马）业业（高大）。岂敢定居？一月三捷。  
 驾彼四牡，四牡骙骙（音奎，阳平。雄壮威武）。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（音肥，阳平。庇护）。 四牡翼翼（整齐），象弭（以象牙装饰的弓）鱼服（鲨鱼皮做的箭袋）。岂不日戒？猃狁孔棘（急）！  
 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迟迟，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！

对侵略者的痛恨、对久战不休的厌倦、对自身遭遇的哀伤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离家之时依依惜别，今日归来无限悲凄，怎不令人自伤。

《采薇》尚且为“一月三捷”和“我心伤悲”的矛盾集合，豳风《东山》所歌则完全是对战争的厌恶：

我徂（音粗，阳平。征战）东山，慆慆（音涛，阴平。久）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（音盟，阳平）。我东曰归，我心西悲。制彼裳衣，勿士（同事，从事）行枚（行军时口含竹棍）。蜎蜎（音源，阴平。幼虫爬行状）者蠋（音竹，阳平。野蚕），烝（久）在桑野。敦（团状）彼独宿，亦在车下。

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。果臝（音裸，上声。果臝，植物名）之实，亦施（音亦，去声。蔓延）于宇。伊威（土虱）在室，蠨蛸（音小勺，阴平，阴平。一种蜘蛛）在户。町畽（音团，上声。町畽，野兽足迹）鹿场，熠耀（光明）宵行（磷火）。不可畏也，伊可怀也。

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。鹳鸣于垤（音碟，阳平。小土丘），妇叹于室。洒扫穹窒，我征聿（音域，去声。将要）至。有敦瓜苦，烝在栗薪（古代婚礼习俗，将瓠瓜劈开，夫妇各执一半盛酒。此两句是说婚礼时用的瓠瓜放在柴火上已经很久了）。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。

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。仓庚于飞，熠耀其羽。之子于归，皇（淡黄色的马）驳（淡红色的马）其马。亲（丈母娘）结其缡（佩巾），九十其仪。其新孔嘉，其旧如之何（新婚欢乐，重聚之乐又当更甚）？

相传《东山》所歌征战为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平叛，其作者当是得胜而归。然而，纵观全诗，并不见凯旋而归的喜悦、激昂，反而是那种“终于完了”的感叹，“敦彼独宿，亦在车下”更是透出几分凄凉。归来之后，满目破败萧条，却又是“不可畏也，伊可怀也”。与亲人团聚的喜悦和前途未卜的担忧交织在一起，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，仿佛吃了拔丝玻璃碴。

战争诗中尚有部分激昂之作，而徭役诗则彻底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。如唐风《鸨羽》，怨徭役繁重，使民不时：

肃肃（鸟扇翅声音）鸨羽，集于苞（茂密）栩（音许，上声。树名）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（音亦，去声。种植）稷黍。父母何怙（音户，去声。依靠）？悠悠苍天，曷（何）其有所（住所）？  
 肃肃鸨翼，集于苞棘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黍稷。父母何食？悠悠苍天，曷其有极（尽头）？  
 肃肃鸨行，集于苞桑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稻梁。父母何尝（吃）？悠悠苍天，曷其有常（正常）？

爱情婚姻诗，此为诗经中最为华美的篇章，其内容丰富，涉及恋爱婚姻的各个阶段，编排编排说不定能弄出一部爱情喜剧出来。从男女主角看对眼开始，如郑风《有女同车》，男主角出门就跟看上一姑娘了：

有女同车，颜如舜（植物名）华。将翱（音奥，阳平）将翔（此句言女子步履轻盈优雅），佩玉琼琚，彼美孟姜，洵（音训，阳平。确实）美且都（美）。  
 有女同行，颜如舜英（花）。将翱将翔，佩玉将将。彼美孟姜，德音（美好声誉品德）不忘。

这姑娘好像也看上这小伙子了，回去之后害起相思了（郑风《狡童》）：

彼狡童（美少年，又说为滑头小子）兮，不与我言兮。维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兮。  
彼狡童兮，不与我食兮。维子之故，使我不能息兮。

小伙子想这姑娘想得啊，恨不能早成就少年秦晋（陈风《月出》）：

月出皎兮，佼（同姣）人僚（同嫽，美好）兮。舒（从容典雅）窈纠（形容女子行走体态美）兮，劳（忧）心悄（忧愁）兮。  
 月出皓兮，佼人懰（音柳，上声。妩媚）兮。舒懮（音有，上声）受兮，劳心慅（音草，上声。忧愁）兮。  
 月出照兮，佼人燎（娇美）兮。舒夭绍（风姿卓越）兮，劳心惨兮。

又如秦风《蒹葭》：

蒹葭（芦苇）苍苍（茂盛）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（那一边）。溯洄（逆流而上）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（顺流而下）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  
 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（干）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（岸边）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坻（音吃，阴平。水中沙滩）。  
 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（音似，去声。水边）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（迂回曲折）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沚（音之，上声。水中的沙滩）。

于是乎，男主角就想办法追这姑娘。别说，人还是给文艺青年来着（周南《关雎》）：

关关（鸟鸣声）雎鸠（鸟名），在河之洲（水中陆地）。窈（深邃，喻心灵美）窕（幽美，喻形态美）淑（好）女，君子好逑（匹配）。  
 参差荇菜（水草名），左右流（求）之。窈窕淑女，寤（醒着）寐（睡着）求之。  
 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（想）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  
 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  
 参差荇菜，左右芼（音毛，去声。择取）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

这天出门，嘿，俩人也不知道怎么，就碰上了，不对，叫邂逅（郑风《野有蔓草》）：

野有蔓草，零（降）露漙（音团，阳平。多）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扬（眼睛明亮）婉（美好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  
 野有蔓草，零露瀼瀼（音让，阳平。多）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扬。邂逅相遇，与子偕臧（同藏）。

俩人看对眼了，出来约个小会儿什么的，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（邶风《静女》）：

静（贞静娴雅）女其姝（音书，阴平。美好），俟（等待）我于城隅。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。

静女其娈（面容姣好），贻（音一，阳平。赠送）我彤管。彤管有炜（音为，上声。盛明貌），说怿（音月一，去声，去声。喜悦）女美。  
 自牧（野外）归荑（音题，阳平。茅草根），洵（实在）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，美人之贻。

这两天啊，这男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没怎么来找这姑娘，害的人一阵好等（郑风《子衿》）：

青青子衿（即襟），悠悠我心。纵我不往，子宁（难道）不嗣音（传递音讯）？  
青青子佩（系玉佩的带子），悠悠我思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？  
挑兮达兮（独自走来走去），在城阙兮。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！

总算见着面了，姑娘耍起了傲娇（郑风《山有扶苏》）：

山有扶苏（树名），隰（洼地）有荷华（同花）。不见子都（古美男子名），乃见狂（狂妄）且（拙钝）。  
山有乔松，隰有游龙（水草名），不见子充（古美男子名），乃见狡童。

得，也见着面了，那就约会去吧。结果，迎面又走来一群姑娘，长得，嘿，这份漂亮。这小伙子一下就管不住眼睛了，惹得女朋友不高兴。这小伙子赶紧忽悠人姑娘：别看这些长得怪不赖，可都不是我的菜（郑风《出其东门》）：

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。虽则如云，匪我思存。缟（白色）衣綦（音其，阳平。暗绿色）巾，聊（愿）乐我员（同云）。  
 出其闉闍（音音都，阴平，阴平。外城门），有女如荼（音图，阳平。白茅花）。虽则如荼，匪我思且。缟衣茹藘（音如驴，阳平，阳平。绛红色蔽膝），聊可与娱。

小情侣嘛，互相送个礼物什么的，也是有的：（卫风《木瓜》）：

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！  
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！  
投我以木李，报之以琼玖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！

这俩人一来二去的，好事将成矣（召南《野有死麕》）：

野有死麕（音菌，阴平。一种鹿），白茅包之。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

林有朴樕（音素，去声。朴樕，灌木），野有死鹿。白茅纯束（困扎），有女如玉。

舒（舒缓）而脱脱（音退，去声。动作舒缓）兮！无感（同撼）我帨兮！无使尨（音忙，阳平。多毛的狗）也吠！

最后一章信息量有点大，得咂摸咂摸滋味。你说这小伙子碰人姑娘的围裙是想干嘛？咳咳，点到为止，咱们继续。这俩人，眼看着好事将成，结果姑娘家里不同意（鄘风《柏舟》）：

泛（漂浮）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髧（音蛋，去声。头发下垂状）彼两髦（音毛，阳平。男子未行冠礼前，头发齐眉，分向两边状。），实维（乃）我仪（配偶）。之（到）死矢（同誓）靡它。母也天只！不谅（相信）人只！  
 泛彼柏舟，在彼河侧。髧彼两髦，实维我特（配偶）。之死矢靡慝（音特，去声。变化）。母也天只！不谅人只！

好事多磨，最后总算成了。姑娘出嫁，这份热闹啊（周南《桃夭》）：

桃之夭夭（花朵怒放，美丽繁华），灼灼（色彩鲜艳明亮）其华（同花）。之子于归（出嫁），宜其室家。  
 桃之夭夭，有蕡（音分，阳平。果实多且大）其实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  
 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（音真，茂盛）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

不用说，婚后这小两口卿卿我我（郑风《女曰鸡鸣》）：

女曰鸡鸣，士曰昧旦（天色将明未明）。子兴视夜，明星有烂。将翱将翔，弋（用生丝做绳，系在箭上射鸟）凫（野鸭）与雁。  
 弋言加（射中）之，与子宜（烹）之。宜言饮酒，与子偕老。琴瑟在御（弹奏），莫不静好。  
 知子之来之，杂佩以赠之。知子之顺之，杂佩以问之。知子之好之，杂佩以报之。

正新婚燕尔呢，男的就出去服役了，太太在家这份等啊（王风《君子于役》）：

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？鸡栖于埘（音时，阳平。墙上挖洞做的鸡窝）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！  
 君子于役，不日不月，曷其有佸（音有货，去声，阳平。相会）？鸡栖于桀（鸡栖木）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括（来）。君子于役，苟无饥渴！

天黑了，牛羊都回来了，家里那口子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这话好像有点奇怪，感情丈夫和牛羊是一路东西啊。又如如卫风《伯兮》：

伯兮朅（音且，去声。英武高大）兮，邦之桀（杰出）兮。伯也执殳（音树，阴平。兵器），为王前驱。  
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。岂无膏沐，谁适为容！  
其雨其雨，杲杲（音搞，上声。明亮）出日。愿言思伯，甘心首疾。  
焉得谖（音选，阴平）草，言树之背。愿言思伯，使我心痗（音美，去声。生病）。

女为悦己者容。丈夫不在家，这位太太连头都懒得收拾，整天顶着爆炸头，想家里那口子想得脑仁疼。咱们继续，这男的可算是回来了，夫妻团圆，蛮好（郑风《风雨》）：

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（音节，阴平）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夷（平静）。  
风雨潇潇，鸡鸣胶胶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瘳（音抽，阴平。病愈）。  
风雨如晦（黑夜）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

到这儿，咱们这部狗血的爱情喜剧算告一段落。当然啦，它也可以有后文。比如说这男的变心了（卫风《氓》）：

氓之蚩蚩（同通“嗤嗤”，笑嘻嘻），抱布贸丝。匪来贸丝，来即我谋。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。匪我愆（音千，阴平。拖延）期，子无良媒。将（音枪，阴平。愿）子无（同毋）怒，秋以为期。

乘（登上）彼垝（音鬼，上声。倒塌）垣（音园，墙壁），以望复关。不见复关，泣涕涟涟。既见复关，载笑载言。尔卜尔筮，体无咎（不吉利）言。以尔车来，以我贿（嫁妆）迁。  
 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（有光泽）。于（同吁）嗟鸠兮！无食桑葚。于嗟女兮！无与士耽（迷恋）。士之耽兮，犹可说（同脱，解脱）也。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。  
 桑之落矣，其黄而陨。自我徂尔（嫁到你家），三岁食贫。淇水汤汤，渐（浸湿）车帷裳（车旁的布幔）。女也不爽（错误），士贰其行。士也罔极（标准），二三其德（品德上三心二意）。  
 三岁为妇，靡室劳矣。夙（早）兴（起来）夜寐，靡有朝矣。言既遂矣，至于暴矣。兄弟不知，咥（音戏，去声）其笑矣。静言思之，躬（自身）自悼（伤心）矣。  
 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怨。淇则有岸，隰则有泮（同畔，水边）。总角（古代男女未成年时把头发扎成丫髻，称总角）之宴，言笑晏晏（欢乐）。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，亦已（结束）焉哉！

或者换个剧本。比如女主角不幸早逝（邶风《绿衣》）：

绿兮衣兮，绿衣黄里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已？

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裳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亡？

绿兮丝兮，女所治兮。我思古（同故）人，俾（音比，上声。使）无訧（同尤，过失）兮。

絺（音吃，阴平。细葛布）兮绤（音西，去声粗葛布）兮，凄（有寒意）其以（因为）风。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。

总的来说，周代的社会风气，看起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封建。后世儒者在研读《诗经》中此类篇章时，往往有过度解释之嫌。如前引《子衿》，有人将其解释为讽刺学校教育荒废，学生不好好念书，都跑出来勾搭姑娘。此种解释，实在是让人无语。

《诗经》内容丰富，绝不限于上述几类。如王风《黍离》，悲国家衰亡：

彼黍离离（行列貌），彼稷之苗。行迈（行走）靡靡（行步迟缓貌），中心（心中）摇摇（心神不定）。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  
 彼黍离离，彼稷之穗。行迈靡靡，中心如醉。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  
 彼黍离离，彼稷之实。行迈靡靡，中心如噎。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

卫风《河广》，抒发思乡之情：

谁谓河广？一苇（用芦苇编的筏子）杭（同航）之。谁谓宋远？跂（音其，上声。踮起脚尖）予望之。  
 谁谓河广？曾不容刀（同舠，小船）。谁谓宋远？曾不崇朝（言时间短）。

小雅《鹤鸣》，招隐贤也：

鹤鸣于九皋（沼泽地），声闻于野。鱼潜在渊（深水），或在于渚（潜水）。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，其下维萚（音脱，去声。植物名）。它山之石，可以为错（砺石，用于打磨玉器）。  
 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鱼在于渚，或潜在渊。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，其下维榖（音古，上声。植物名）。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（将玉石琢磨成器）。

还有单写愁的，如桧风《隰有苌楚》：

隰（音系，阳平。低湿之地）有苌楚（羊桃），猗傩（同婀娜）其枝，夭之沃沃（叶子滋润状），乐子之无知。  
 隰有苌楚，猗傩其华，夭之沃沃。乐子之无家。  
 隰有苌楚，猗傩其实，夭之沃沃。乐子之无室。

这位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愁成这样，一个大活人羡慕起植物来了。

**赋比兴**

《诗经》的手法往往被概括为赋、比、兴。赋即铺陈直叙，直接罗列所歌之物，直接抒发所咏之情。如前引《七月》，罗列农夫一年之间的各项劳作，即为赋。

比即比喻，以一物类比所咏之物。或通篇用比，如前引《硕鼠》，以鼠喻剥削者。又如豳风《鸱鸮》：

鸱鸮（猫头鹰）鸱鸮，既取我子，无毁我室。恩（爱）斯勤斯，鬻（抚养）子之闵（病）斯。

迨（趁着）天之未阴雨，彻（取）彼桑土（桑树根），绸缪（缠绕）牖（窗户）户（门）。今女下民，或敢侮予？  
 予手拮据（手病），予所捋（音罗，阴平。成把抓取）荼（茅草花）。予所蓄租（同苴，音居，阴平。茅草），予口卒瘏（音图，阳平。患病），曰予未有室家。  
 予羽谯谯（音桥，阳平。疏落），予尾翛翛（音小，阴平。干枯无光泽），予室翘翘（不稳）。风雨所漂摇，予维音哓哓（音小，阴平。惊恐）！

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寓言诗，以鸱鸮喻欺凌者，而以鸟自比。此外，更多的诗篇仅部分使用比，同样出彩。如前引《黍离》之“中心如醉”，以醉酒喻心忧。又如卫风《硕人》咏庄姜之美貌：

硕人其颀（音其，阳平。修长），衣锦褧（音囧，上声。褧衣，即披风）衣。齐侯之子，卫侯之妻。东宫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谭公维私（女子称其姊妹之夫）。  
 手如柔荑（音题，阳平。茅草根），肤如凝脂，领（脖子）如蝤蛴（音求其，阳平，阳平。天牛幼虫，体白且长），齿如瓠犀（瓠瓜子，其色白且排列整齐），螓（音秦，阳平。似蝉而小，头宽广方正）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（眼珠转动）兮。  
 硕人敖敖（修长高大），说（同税，停车）于农郊。四牡（驾车雄马）有骄（强壮），朱幩（音分，阳平。马嚼子）镳镳（音标，阳平。盛美）。翟茀（音迪福，阳平，阳平。以雉羽为饰的车围子）以朝。大夫夙退，无使君劳。  
 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（音国，阴平。水流声）。施罛（音古，阴平。渔网）濊濊（音或，去声。撒网入水声），鳣鲔（音战为，阴平，上声。皆鱼名）发发（音伯，阴平。鱼尾击水声音）。葭（音家，阴平。初生的芦苇）菼（音坦，上声。初生的荻）揭揭（修长），庶姜（随嫁的姜姓众女）孽孽（高大），庶士（从嫁的媵臣）有朅（音且，去声。勇武貌）。

兴即先言他物，而后言所咏之物。有些兴的使用有凑字数之嫌疑，其起兴可能与诗歌所咏不怎么相干。如小雅《鸳鸯》以鸳鸯起兴，以示祝福：  
 鸳鸯在梁，戢其左翼。君子万年，宜其遐福。

而到了小雅《白华》，同样的句子，却用于骂人：

鸳鸯在梁，戢其左翼。之子无良，二三其德。

感情“鸳鸯在梁，戢其左翼”这两句是属螺丝钉的，在哪都能做贡献。

当然，这种万金油式的起兴还是比较少的。大部分的起兴往往暗喻所咏，或烘托气氛。如前引《桃夭》，以桃花起兴，暗喻新娘美貌，而以桃树枝叶繁茂、果实肥大暗喻家庭和睦美满、多子多孙。又如《黍离》，以黍之茂盛，反衬王朝之衰败。